

析潘金莲与林黛玉这两个人物形象之间的承继关系

刘冰

(温州大学, 浙江省温州市 325035)

摘要:曹雪芹在创造林黛玉这一文学形象时,以《金瓶梅》中潘金莲这一文学形象为立足点,对潘金莲的性格特征进行了提纯式的“正向模仿”与对立式的“反向模仿”。从潘金莲到林黛玉的过程,不是一个简单的移植与复制的过程,而是曹雪芹以“夺胎换骨”的手法,加以天才创造的结果,最终收到了“蝉蜕于秽”的效果。

关键词:潘金莲;林黛玉;人物形象;夺胎换骨

中图分类号:J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440(2020)05—0064—04

《金瓶梅》与《红楼梦》这两部长篇通俗小说之间存在着承继关系,学界早已达成共识。但凡读过这两部小说的人,都不难发现,两者在题材选择、篇章布局、人物塑造、语词使用等方面有着明显而又广泛的联系。《红楼梦》确实是沿着《金瓶梅》所开辟的世情小说道路,走向了更高更远的艺术境地。

一、深得金瓶壶奥

关于《红楼梦》“脱胎”于《金瓶梅》的说法,最早由脂砚斋提出。其在庚辰本《红楼梦》第十三回眉批中指出曹雪芹在创作手法上“写个个皆到,全无安逸之笔。深得《金瓶》壶奥”^[1]。之后不断有清代及近代的学者表示认同,清兰皋居士《绮楼重梦楔子》:“《红楼梦》一书……大略规仿吾家凤洲先生所撰《金瓶梅》,而较有含蓄,不甚着迹,足饜读者之目。”清张其信《红楼梦偶评》:“此书从《金瓶梅》脱胎,妙在割头换像而出之。”^[2]民国时期的姚灵犀在《瓶外厄言》中也认为:“若论《红楼梦》一书,实属青出于蓝,华丽丰瞻,允推杰作,倘无《金瓶梅》为之影本,余恐恁空结撰,无从翻新,必不能成此言情高尚之说部。”^[3]由此可见,诸多评论家早已敏锐地感知到

曹雪芹在借鉴《金瓶梅》写法时,绝不是直接粗糙的复制,而是深得其创作法门,以一种隐秘且巧妙的方式,在模仿的基础上进行了独有的天才创造,从而收到了“青出于蓝”“蝉蜕于秽”的艺术效果。或许在这里我们根本不应当称之为“模仿”,“模仿”这个词天然带有“刻意仿照”的意味,而在写作这种复杂的人类实践活动当中所进行的种种如化学反应般玄妙的思维过程,原本就是很难用语言来描述。《红楼梦》与《金瓶梅》艺术风格上的近似,与其说是刻意仿照的结果,不如说是曹雪芹感召于金瓶巨大艺术魅力而在创作方式上无意识的自我趋同。因为找不到其他词汇代替,在本文中我们就姑且称之为“模仿”。而就《红楼梦》一书是如何对《金瓶梅》进行“夺胎换骨”“割头换像”而达到“蝉蜕于秽”之效果的,以上诸家均未做出具体说明。本文试着从人物形象塑造的角度,对这一问题做出解答。

二、从潘金莲到林黛玉

杜贵晨教授在其论文《论西门庆与林黛玉之死——兼及〈红楼梦〉对〈金瓶梅〉的反模仿》中首次提出了“反模仿”的概念:“其后先相反而实极相近似之

收稿日期:2020-08-05

作者简介:刘冰(1991—),女,山东泰安人,温州大学古代文学方向在读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古代文学。

迹,使我们可以进一步悟到‘《红楼梦》深得《金瓶》壶奥’之一大法门,是其大处每与《金瓶梅》适得其反,所谓‘反弹琵琶’,以成其新创。这种学习借鉴方式,似可以名之为‘反模仿’。”^[4]可惜的是,作者对诸多人物形象间的承继关系并未做过多探究。我们认为,在人物形象创设方面,从《金瓶梅》到《红楼梦》,曹雪芹主要采取了两种手段,即除了采用反向模仿外,还同时采用了正向模仿。如果单就人物形象创设中的“性格创设”这一点而言,所谓“正向模仿”,即是把《金瓶梅》中人物性格中的突出特征拿出来放到《红楼梦》中人物身上。譬如说从潘金莲到王熙凤的过程,就主要是一个典型的正向模仿的过程,曹雪芹把潘金莲性格中“美貌善妒、功于心计、行事老道、言谈泼辣爽利”的部分摘出来放在了《红楼梦》中王熙凤这一人物身上,导致王熙凤的性格因在很大程度上呈现出跟潘金莲的近似之迹而被大多数读者认为“有潘金莲的影子”。而王熙凤之所以为王熙凤并没有被潘金莲遮蔽,则在于曹雪芹同时赋予了她一个大家出身的小姐应有的性格做派,在性关系上她不像潘金莲那样放浪形骸,对贾琏保有忠诚的身体态度;与大观园中众女儿们有着天然亲近感,偶尔还会流露出对邢岫烟这样出身贫寒的好女儿的怜惜与关怀。这些与潘金莲迥异的性格特质使得王熙凤这一人物形象焕发出独特的生命光彩,较之潘金莲显得更为饱满生动,也更富性格张力。同理,由李瓶儿到秦可卿、尤二姐,由吴月娘到王夫人、薛宝钗的过程也可归为“正面模仿”的范畴,只不过“平移”的轻重程度有所不同罢了。所谓“反向模仿”,就是以《金瓶梅》中人物性格特质为立足点,站在与其完全对立的立场上去塑造一个全新的人物。譬如从西门庆到贾宝玉的过程,就是一个典型的“反向模仿”的过程。沉溺于皮肤滥淫旋涡中,视女性为玩物的成年男人西门庆与天生具有泛爱精神,亲近女儿、崇拜女儿的少年贾宝玉之间存在着清晰的对照关系。事实上,贾宝玉这一人物形象在“反向模仿”西门庆的同时,也正向吸纳了其性格中惯于“做小伏低”的本领,不过“做小伏低”在西门庆那里不过是他赖以猎取女色的一种手

段,于贾宝玉来说却是他泛爱精神指导下真心怜惜、体贴女儿的自然流露。

如果按照“正向模仿”与“反向模仿”的眼光来重新审视潘金莲与林黛玉这对人物关系,我们可以发现从潘金莲到林黛玉的形象转变过程,确实是一个交织着“正向模仿”与“反向模仿”的“夺胎换骨”式的蜕变过程;从潘金莲到林黛玉的人物形象过渡,确实存在着显性与隐性两条线索。从“正向模仿”的角度来看,潘金莲与林黛玉身上具备以下共同特征:

首先,言辞上反应机敏、说话刻薄,惯会打趣人。试看《金瓶梅》第三十五回潘金莲打趣李瓶儿文字:“良久,李瓶儿和大姐来到,众人围绕吃螃蟹。月娘吩咐小玉:‘屋里还有些葡萄酒,筛来与你娘每吃。’金莲嘴快,说道:‘吃螃蟹得些金华酒吃才好!’又道:‘只刚一味螃蟹就着酒吃,得只烧鸭儿撕了来下酒。’月娘道:‘这咱晚那里买烧鸭子去!’李瓶儿听了,把脸飞红了。”^[5]跟林黛玉打趣宝玉、打趣宝钗时那种语带双关、千伶百俐的说话方式是何其相似。潘金莲“嘴快”,说话不给人留情面,只顾逞能;林黛玉更是惯会说俏皮话的,她最擅长的莫过于用最机趣的话语惹的人家“恨又不是,喜欢又不是”^[6];其次,是对自身尊严的坚决维护。当感觉到自己被轻视时,潘金莲的反应是“我就去不成,也不要那器纱片子,拿出去倒没的教人笑话!”^[7]林黛玉的反应则是冷笑了一句“我就知道,别人不挑剩下的也不给我”^[8];以及同样的多疑、擅长妒忌,时常使自己陷入焦虑不安的情绪当中。《金瓶梅》中潘金莲折断西门庆扇子的文字描写:妇人见他手中拿着一把红骨细洒金、金钉铰川扇儿,取过来迎亮处只一照,原来妇人久惯知风月中事,见扇上多是牙咬的碎眼儿,就疑是那个妙人与他的。不由分说,两把折了。西门庆救时,已是扯的烂了,说道:“这扇子是我一个朋友卜志道送我的,一向藏着不曾用,今日才拿了三日,被你扯烂了。”^[9]跟《红楼梦》中林黛玉赌气绞荷包的画面又是何其相似!潘金莲因担忧在西门大宅中地位的不稳定而“专好听篱察壁”^[10],林黛玉为了维护自己的爱情则“随时谛听着,有谁的脚步声走近了宝玉的身边;随时窥伺着,宝玉的心在向着谁跳动。她的灵魂永远在紧张、惊愕之中……”^[11]。

纵使有以上共同点,我们作为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依旧会深深感受到林黛玉跟潘金莲外在性格上的那种极相近似又极相远之处。同样的“言语机趣”,潘金莲的说话方式中透着在俗世生活中泼洒过的放浪市侩,林黛玉的语言却是高标风逸,“用春秋的法子,删其繁,撮其要,再加润色比方出来”^[9],是经过她诗人本质的心灵浸润后的艺术化表达。同样的“争强好胜,不饶人”,潘金莲的生命底色中满是一个久经风月的世俗女性的功利计较,林黛玉则把“这种对境遇的不安和落落寡合,一变为君子不见容于当世的卓尔不群”^[9]。这正是曹雪芹“夺胎换骨”式的人物创造方法的高妙之处。或许我们可以把这种由潘金莲到林黛玉性格的过渡称为“提纯式的正向模仿”。不同于潘金莲到王熙凤那样直接的“性格平移”,曹雪芹在把潘金莲的性格特征赋予林黛玉的时候,经过了一个复杂的提纯过程,淘汰尽世俗底色,而为其注入独一无二的诗性与清澈幽渺的女儿性。

正如贾宝玉式的“做小伏低”与西门庆式的“做小伏低”有着天然的区别,林黛玉之所以与潘金莲有着本质上不同,恰恰是因为曹雪芹在以潘金莲为参照物进行“正向模仿”时,也在以潘金莲为对照物进行“反向模仿”。下面我们就具体分析一下曹雪芹在创造林黛玉这一人物形象时,是如何对潘金莲这一人物形象进行“反向模仿”的。在《金瓶梅》这个充满尔虞我诈的功利性世界里,潘金莲一出场便是一个成年妇人的形象,她秉美貌,擅风月,欲望充沛,允许自己沉溺于色欲世界中却从不去考虑这样做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如果说西门庆在李瓶儿身上曾流露出些许“爱情”的因子,使他更接近一个“真实的人”的话,潘金莲整个人却仿佛是欲望的化身,是一架剥离了情感的冷冰冰的机器。除了生产“妒忌”情绪、满足个人欲望、攻击他人之外,她仿佛再也没有能力产生任何正面情感。无论是对待自己的亲生母亲“潘姥姥”,还是第一任丈夫武大郎与第二任丈夫西门庆,她都表现出极度的冷血,毫无半点真情。西门庆活着时,她便与琴童、女婿陈经济偷情;西门庆因其过分的欲望而殒命,她没有流露出

任何难过、悔恨情绪,立马跟陈经济毫无顾忌地搞在了一起。她在床第之间所作出的一切讨好西门庆的努力行为,都只是为了换取“头面衣裳”等赖以生存的物质资料。除此之外,她没有更高的精神追求了。在潘金莲的世界里,“情”这个词应当是不存在的。而在《红楼梦》中,林黛玉从出场到死亡始终是一个天真纯洁的贵族少女形象,她整个人仿佛就是“为情而生,为情而死”,并始终把爱情作为自己最高生命信条。在林黛玉的世界里是只有“情”没有“欲”的,贾宝玉偶尔说一句略微涉及男女之事的戏词,她便立马恼怒,说宝玉拿“混账话”欺负她,仿佛她至高无上的爱情受到了玷污与损害,她所要求的无非是贾宝玉对她的专一的爱罢了,婚姻几乎从不在她考量问题的范围之内。除此之外,她对贾宝玉没有任何多余要求,从不劝贾宝玉走仕途经济的道路,而是“你好我自好”。给予贾宝玉的是与“有条件的父爱”^[9]相对立的“无条件的母爱”^[9]般的关怀。综上,潘金莲始终是一个成年妇人形象,林黛玉始终是一个未成年少女形象;潘金莲只有“欲”没有“情”,林黛玉只有“情”没有“欲”。在“情”与“欲”的存在关系上,曹雪芹完全是站在跟潘金莲这一人物形象对立的立场上,来创设林黛玉这一人物形象的。甚至可以说只有“欲”的潘金莲跟只有“情”的林黛玉都只是作者理想化的产物,跟现实中真实的人性之间保有相当大的距离。不过有一点需要指出的是,我们说潘金莲跟林黛玉人物形象之间存在着承继关系,是单纯就《金瓶梅》与《红楼梦》这两部书来做比较,并不是在排斥林黛玉这一复杂的人物形象从其他文学作品及现实人物原型中汲取创作灵感的可能。因为古往今来文学作品中任何一个富有魅力的人物形象都势必是作者多方吸纳素材、反复思索并加以天才创造的产物,再此我们就不多做赘述了。

三、结 语

至于曹雪芹为什么要选择这种“夺胎换骨”“蝉蜕浊秽”式的人物创设方法,可能还是跟曹雪芹对待《金瓶梅》这本书的态度有关。《红楼梦》开篇第一回,作者就借“石兄”之口对以往小说作品中存在的种种弊端予以揭露,并指出“历代野史,或訛谤君相,或贬人妻女,奸淫凶恶,不可胜数;更有一种风月笔墨,其淫秽

污臭,荼毒笔墨,坏人子弟,又不可胜数”^[9]。可见曹雪芹对这类“风月笔墨”是极其鄙夷的。而根据脂砚斋在庚辰本《红楼梦》中关于《金瓶梅》的三条评语可知,曹雪芹又是深得金瓶创作法门的一个作家。那么我们就可以推测,曹雪芹应该是读过《金瓶梅》一书的,一方面矜赏《金瓶梅》一书在创作方法上的开拓之处,在自身创作过程中呈现出无意识的趋同;另一方面又不满于金书作者对“皮肤滥淫”之事的过分描写,因而自觉站在与金书对立的角度去创设自己笔下的人物。最终在借鉴《金瓶梅》这部奇书的过程中,呈现出“正向模仿”与“反向模仿”相杂糅

的“夺胎换骨”式的创作方法。

[参考文献]

- [1] [清]曹雪芹.脂砚斋重评石头记[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 [2] 黄霖.《金瓶梅》资料汇编[M].北京:中华书局,1987.
- [3] 朱一云.《金瓶梅》资料汇编[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2.
- [4] 杜贵晨.论西门庆与林黛玉之死——兼及《红楼梦》对《金瓶梅》的反模仿[J].2009(5):12-17.
- [5] 兰陵笑笑生.金瓶梅[M].香港:香江出版社,2017.
- [6] 曹雪芹.红楼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
- [7] 王昆仑.林黛玉的恋爱[J].现代妇女,1934(1).
- [8] 格非.雪隐鹭鹭《金瓶梅》的声色与虚无[M].南京:意林出版社,2014.
- [9] 艾里希·弗洛姆.爱的艺术[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

(责任编辑:欧文静)

An Analysis of the Succession Relationship Between Pan Jinlian and Lin Daiyu

Liu Bing

(Wenzhou University, Wenzhou, Zhejiang 325035)

Abstract: We think that there is an inherent relationship between Pan Jinlian and Lin Daiyu. When Cao Xueqin created the literary image of Lin Daiyu, based on the literary image of Pan Jinlian in *The Golden Lotus*, he made a purified “forward imitation” and a vertical “reverse imitation” of Pan Jinlian’s character characteristics. The process from Pan Jinlian to Lin Daiyu is not a simple process of transplantation and replication, but the result of Cao Xueqin’s unique writing method.

Key words: Pan Jinlian; Lin Daiyu; literary image; the potential relationships

(上接第80页)

[参考文献]

- [1] 杜壮.爆红的云端迪、云健身后劲何在[J].中国战略新兴产业,2020(6):40-42.
- [2] 郭玲玲.社区治理视阈下城市社区公共体育服务多元供给主体的研究[J].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15(1):10-14.
- [3] 尹忠根,杨宗友,李采丰.基于“互联网+”的大学体育课内外健康数据一体化实践研究(自然科学版)[J].西南师范大学学报,2020(4):108-114.
- [4] 董鹏,程传银,赵富学.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影响下学校体育的价值、使命与担当[J].体育学研究,2020(2):59-64.
- [5] 周洪生,杨冰.陶行知体育思想研究[J].体育文化导刊,2018(6):42-46.

(责任编辑:吴建荣)

How to Strengthen Physical Fitness in Novel Coronavirus Pneumonia

Zhang Hongbo

(Fuxin Higher Training College, Fuxin, Liaoning 123000)

Abstract: A drop from the clouds of novel coronavirus pneumonia is changing your life. When the world is reshaped by the epidemic, sports and physical health show their important role. The prescription of strengthening physical fitness in special period is to choose appropriate methods and places, to play the role of community in promoting public health, and to strengthen school health education.

Key words: novel coronavirus pneumonia; epidemic; strengthen fitness